

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

2013-2014 年度

中四級中文科暑期習作

閱讀能力訓練

閱讀材料

姓名：	
班別：	中四級〔 〕班
班號：	

第一篇

1 有一種病，在身上七年八年不癒，要想想，這一定是有原因了。泄露了不該泄露的天的機密？說破了不該說破的人的隱私？上帝的陰謀最多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那麼，這病就特別的有意義，自感是一位先知先覺，勇敢的普羅米修斯①，甘受懲罰吧。或許，人是由靈魂和肉體兩方結合的，病便是靈魂與天與地與大自然的契合出了問題，靈魂已不能領導了肉體所致，一切都明白了吧，生出難受的病來，原來是靈魂與天地自然在做微調哩。

2 真如果這麼對待了生病，有病在身就是一種審美。靜靜地躺在牀上，四面的牆塗得素白，定着眼看白牆牆便不成牆——如盯着一個熟悉的漢字就要懷疑這不是那個漢字——牆幻做駐雲，恰有穿白衣白帽白口罩的「天使」女子送了藥來。吊針的輸液管裏晶瑩的東西滴滴下注，作想這管子一頭在天上，是甘露進入身子。有人來探視，都突然溫柔多情，說許多受感動的話，送食品，送鮮花。生了病如立了功，多麼富有，該幹的事都不幹了，不該享受的都享受了，且四肢清閑，指甲瘋長，放下一切，心境恬淡，陶淵明追求的也不過這般悠然。

3 最妙的是太陽暖和，一片光從窗子裏進來跌在地上，正好窗外有一株含苞的梅，梅枝落雪，苞蕾血紅，看做是斂羽靜立的丹頂鶴，就下牀來，一邊掖了下墜的衣襟一邊在光裏捉那鶴影。剛一閃住，鶴影已移，就體會了身上的病是甚麼形狀兒的，如針隙透風，如香爐細煙，如蠶抽絲，慢慢地離你而去的呢。

4 暫不要來人的好，人越多越寂寞，擺一架古琴也不必裝弦，用心隨情隨意地

彈。直挨到太陽轉黑月亮升起，插一盤小電爐來煎中藥，把帶耳帶嘴的砂鍋用清水滌了又滌，藥浸泡了，香點燃了，選一個八卦中的方位和時分，放上砂鍋就聽噤噤咕咕的響聲吧。藥是山上的靈根異草，採來就召來了山川叢林中的鍾毓光氣，它們噤噤是醞釀着怎麼扶助你，是你的神仙和兵卒。煎過頭遍，再煎二遍，滿屋裏濃濃的味，雖然攪藥不能用筷子，更不得用雙筷——雙筷是吃飯的——用一根乾桃棍兒慢慢地攪，那透過蘸濕了的蒙在砂鍋上的麻紙上蒸氣瀰漫，你似乎就看到了山之精靈在舞蹈，在歌唱，唱你的生命之曲。

5 躺在牀上吧，心可以到處流浪，你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從未有過這般的勇敢和偉大，簡直可以要作一部類屈原的《離騷》②。當你遊歷了天上地下，前世和來世，熄了燈要睡去了，你不妨再說一些話，給病着的某一部位說話。你告訴它：X呀，你對我太好了，好得使我一直不覺得你的存在。當我知道了你的部位，你卻是病了。這都是我的錯，請你原諒。我終於明白了在整個身子裏你是多麼的重要，現在我要依靠你了，要好好保護你了，一切都拜託你了，X！人的身體每一處都會說話，除嘴有聲外，各部無音，但所有的部位都能聽懂話的，於是感受會告訴心和大腦，那有病的部位精神煥發，有了千軍萬馬的英雄在同病毒戰鬥。甚麼「用人不疑」的仁，甚麼「士為知己者死」的義，瞬間裏全體會得真切和深刻。

6 生病到這個份兒上，真是人生難得生病，西施③那麼美，林妹妹④那麼好，全是生病生出了境界，若活着沒生個病，多貧窮而缺憾。佛不在西天和經卷，佛不在

深山寺廟裏，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羣裏，生病只要不死，就要生出個現世的活佛是你

賈平凹《有病在身就是一種審美》

註釋

- ① 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因為從諸神處盜火給人類，被諸神之王宙斯網綁在山上，任由老鷹啄食。
- ② 屈原的《離騷》：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大臣。他雖有才華，卻不受楚王重用，甚至兩度被流放。屈原終因不忍見國家淪亡，懷石自沉汨羅江而死。屈原也是出色的詩人，《離騷》就是他最著名和篇幅最長的詩作。
- ③ 西施：春秋時期越國的美人，相傳她患有心痛病，每當她病發皺眉時，容貌便格外漂亮。
- ④ 林妹妹：指《紅樓夢》的女主角林黛玉。她從小體弱多病，《紅樓夢》第三回記賈寶玉初次見到林黛玉時，覺得她「病如西子（西施）勝三分」。

第二篇

1 一個人在外闖蕩，站住腳跟，創出一番事業，日久天長，心中卻慢慢滋生出牽腸掛肚的思鄉之情，不時會想起調皮搗蛋的兒時，爲了捉知了掏鳥窩而爬上爬下的村頭老樹，想到動了情，就不免滾下幾顆重重的淚珠子。一發想得難禁時，便要千里迢迢跑回老家，不論風物依舊或是面貌皆非，都會長吁短歎，深深感慨不已。中國有句話叫「落葉歸根」。拿句時髦的話說叫：尋根。

2 一個人有尋根心理，一個民族也有尋根心理。

3 我剛到波士頓，聽說美術館正展覽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阿的作品，馬上跑去看，只見展廳排隊如長龍，心裏納悶美國人怎麼對法國人的畫如此着迷，站了一陣子，才知道排錯。原來這些美國人都爭着看另一個展覽——「英國古典室內家具展覽」。

4 美國人迷英國古董，我倒能理解。美國最早的移民很多是英國人。十八世紀

前，英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殖民地，雖然美國人的「美國意識」很強，如果往根上找，最終還會找出英國這條老根兒來。英國古老的習俗，皇室風格，舊時風物，都對他們有着神祕的、深藏的、內在的魅力，這是種血緣關係。血緣也是一種根兒。在中國就講捋家譜。有的一直捋到唐代漢代，似乎越遠越好，越遠根越長，根越深，心越牢。

5 美國人對逝去世界的追尋那股子玩命勁兒令我驚訝。他們珍惜過去生活遺落的一切，甚至重造起往日的的生活來！

6 我早聽說過馬薩諸塞州有個名叫「歐爾德·斯特布里」古老的村子。它和歐洲那些保護完好的古蹟不同，全是由新英格蘭各地收集一百多年農村遺物搬遷而來的。從細小日常生活用品到整座建築，乃至久已廢棄的牛欄和草屋。自 1830 年起，新英格蘭的六個州——緬因州、康涅狄克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羅德島州和馬薩諸塞州逐步形成一千多個獨具風格

的村鎮，並出現一些名爲「村莊公地」的中心村。它做爲農村商業和文化的交流中心，佈滿教堂、房舍、會堂、校舍、作坊、酒吧、商店和小印刷廠……這座人造的歐爾德·斯特布里村是由這六個州搬來四十多座各樣古老建築，按照當時的生活圖案佈置起來的，活生生展現 1830 年左右優美古樸的昔日風情的活的圖畫。

7 我特意趕到這村子。好像進入一種歷史的幻象中。鐵鋪的爐火熊熊，鐵匠用當時的工具叮叮當當打馬蹄鐵；磨坊的大水車緩緩轉動，晶瑩閃亮地帶動起小河清澈的水，真的在磨麪。在那名叫「阿薩騎士」的連牆帶地都是木板造的小商店裏，可以買到村中的「農婦們」用綿花紡造的土線。我坐在一座由新罕布什爾州遷移過來的小教室裏，津津有味聽一位身穿黑袍的鄉村教師講解地理。他的地理觀念也是上世紀的。牛羊在大片大片碧綠平緩山坡上吃草，堆滿糧包的大車停在又潮又黑又大的庫房裏；那些石頭疊成的儲藏室裏的空酒桶在發霉長苔，屋角結着桌面大的閃閃發光的蜘蛛網。道路上遺落馬糞給太陽暖烘烘晒着，發出特有的芳香，混在成片杉樹林散出清新的氣息中；在這氣息中，還有教堂清越的鐘聲，飛鳥無聲的身影和被迷住了的、緬懷往事的遊客們……

8 留心察看，這裏找不到一件現代用品。只有我自己屬於現在。這座人造的古老村鎮的設計者就像一位老練的歷史小說家，不叫任何一個細節失真。這裏沒有電線和電燈，管理人員都穿當時服裝，扮裝

車夫、工匠、農婦、教師、牧師、店員、闊佬與鎮民，他們做得比演員還認真，生怕破壞這裏無比神聖的歷史氛圍。它和我們國內一些旅遊點身穿古裝的工作人員不同——服裝像道具，大襟上別着圓珠筆，談着怎麼走後門買松下電冰箱。在這裏，儘管旅遊者來參觀，但它有比賺錢更高的目的，就是供人欣賞迷人的過去。

9 如果我們身置紐約那樣高度現代化的城市，身邊匆匆閃過穿戴新潮服飾、步履如飛的人影，拔地而起的百丈高樓壓得人難以喘息，電腦的屏幕熬得人眼睛發紅，就會明白美國人爲甚麼需要這種復古的村落，也會明白他們爲何這麼珍惜古蹟。新的永遠翻新，舊的不會重現。一個人歲數大了，會懷念童年，懷念故友，懷念初戀，懷念自己由於純真幼稚而常做錯事的久已消逝的年華。老朋友談得來，因爲他們有共同的過去；老夫老妻難以分離的紐帶是他們共同的經歷。歷史是財富，也是一種重心。無論在天上飛，地下跑，都離不開重心的保持，沒有重心就跌落或跌倒。社會發展快了，也會尋找重心。所以當前力求高速發展的民族，普遍都產生一種尋根的社會心理。這也是歷史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最重要價值。歐爾德·斯特布里村告訴我們：老兄，過去的東西別太輕易地扔掉。扔掉甚麼和保留甚麼，需要一種未來的眼光。

10 所謂歷史眼光，不是站在現在看過去，而是站在未來看現在。

馮驥材《尋根》

第三篇

1 去年春天到廣東去了一次，在許多地方都看到東坡的遺蹟，使我非常感動。蘇軾死去一千年了，人民卻一直都沒有忘記他，在全國各地都留下不少遺蹟，而廣東又特別表現得突出。在惠州，東坡的遺蹟大約不下十四五處之多，先後都去過一轉。在風景如畫的環境裏，處處都留着東坡的影子，這是不能不使人激動的。吳又陵（虞）有兩句詩：「英雄若是無兒女，青史河山漫寂寥。」吳老先生是「五四」時期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又是做豔詩的好手。因此對這兩句詩的理解就必須慎重，也不能拿來作為文藝創作必須加點愛情的胡椒麪的口實。但我想，也不妨作另外的理解。無論一處地方風景如何秀美、山水何等雄奇，如這中間沒有為人民所愛重的仁人志士、詩人畫家駐足流連，那就不免減色，「青史河山漫寂寥」了。

2 東坡在東川住過的白鶴峯，就是一處極美的所在。山並不高，但可以俯視東江，山水如畫，還留下了幾株擎天的古樹。站在山崖一角的大樹底下，不能不使人想起「夜飲東坡醒復醉」那一首詞，雖然那是在黃州寫的，也不妨借了來充實遊人的想像。老詩人寂寞極了，他大致在酒醉之後一人登山、望江、撫着古樹，低徊許久，然後才走回寓所去。推門進去時，聽到家僮已在打着如雷的鼾聲了。寂寞，無端的寂寞啊！

3 東坡在惠州的身分是「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雖然大小還是個官，但是以嚴重的政治問題被指定「下放」在這裏，處境可想而知。可是在美麗的豐湖裏有一條漂亮的西新橋，和北京頤和園裏的十七孔橋很像，據記載則是他動員了弟婦——蘇轍的妻子獻出官家賞賜的黃金錢

助修的。另外還有一座東新橋，為了修建它，東坡捐獻了自己的犀帶。這樣看來，他在這種處境中還常想着為老百姓辦點好事，似乎他的處境還是不壞的，當地人對他也保持着融洽的關係。不過這種良好的情誼主要來自人民，同官和上級就是另一回事了。

4 也是在《晴川蟹錄》的卷三裏，收了一則東坡的《雜說》：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漬酒中，點薄鹽，灸微焦，食之，終日挾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5 從這段小文章裏可以知道，惠州每天只宰一頭羊，好肉都是給當權的老爺們享用的，東坡問都不敢問，只能開後門請屠戶給留下一些羊骨架子，用自己發明的方法燒了吃，要好半日才剔得一星半點骨碴上的碎肉，還覺得滋味很好，與剔吃蟹螯裏的餘肉的情形差不多。這是一種真實的生活側面速寫，將詩人當日的的生活與處境如實地寫出來了。

6 東坡肉至今還是杭州飯館的名菜，但這東坡羊肉卻不見流行，久已失傳了。可能是因為過於寒酸，上不得枱面的緣故吧。

7 東坡是注意飲食的，但並不是甚麼「吃客」。他寫過讚美花豬肉的詩，東坡肉的烹製要點就寫在詩裏。他喜歡荔枝，發過「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的豪語；

魚、酒、新茶、檳榔、橄欖……都曾入詩，但無一珍饈，全是老百姓也可以享用的東西。他對這些都表現了非常濃厚的興趣，也就是對生活表現了熾熱的嚮往與愛。即使在非常艱難的日子裏也不改變這種生活態度，我覺得這正是東坡的人品和詩品中最可寶貴的東西。

8 他的喜歡說笑話，幽默感，也是這種性格的一種表現。他向弟弟介紹了新發明的燒羊肉法以後說，如果這辦法廣泛流行，那麼大小羣狗就要不高興了。這是笑話麼？東坡在這裏說的是，他目前過的其實是和狗搶骨頭的日子。

黃裳《東坡二題·羊肉》

第四篇

1 在電影裏，我見過一排十幾個也許二十幾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產科的嬰兒室一塵不染，他們都裹在白天的襁褓裏一個緊挨一個排成一排，睡着，風在窗外搖動着老樹的枝葉，但這個世界尚未驚動他們，他們睡得安穩之極，模樣大同小異。

2 那時我想：曾經與我緊挨着的那兩個孩子是誰呢？（據悉我也是在醫院裏出生的，想必我也有過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一排最初的夥伴兒。）與我一同來到人間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甚麼都在怎樣生活？當然很難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們都在做着甚麼，他們也就可能在做着甚麼；人間需要甚麼角色，他們也就可能是甚麼角色。譬如部長，譬如乞丐，譬如工人、農民、教授、詩人，毋庸諱言譬如小人，當然還譬如君子。

3 可以想見，至少幾十上百年內人間的戲劇不會有根本的改動，人間的戲劇一如既往還是需要千差萬別的各種角色。那麼電影裏的那一排孩子將來都可能做甚麼都可能成爲甚麼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個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萬懵懂但是含了慾望的生命來到人間。慾望，不應該受到指責，最簡單的理由是：指責，已經是慾望的產物。但是這一排生命簡直說這一排慾望，卻不可能得

到平等的報答。這一排天真無邪稚氣可掬的孩子，他們不可能都是愛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英雄豪傑，這都不要緊，這都不值得傷腦筋，最最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運，同樣，也不可能都超凡入聖或見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個幸福而光榮的位置相應只有一個痛苦或醜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來等待着這些初來乍到的生命的令人沮喪的局面也毫無改觀：誰，應該去扮演那不幸的一個？和，爲甚麼？

4 我不相信這個問題可能有一個美滿的答案。釋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爲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也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們這樣回答之時他已經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詳，在他這樣回答之後他已經脫離醜陋成了英雄好漢，可問題呢，依舊原封不動地擺在那裏未得答案。因爲正像總統的位置是有限的，佛與菩薩的名額但願能稍稍多一點而已。

5 我不再尋找它的答案。尼采說：「自從我厭倦了尋找，我便學會了找到。」

6 有一個朋友死了。K，她在命運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愛她的人說，要是我們早一點知道，我們可以使她不死。是的，

這是可能的。但是，誰能讓億萬命途都是麗日朗照？誰能保障這世上沒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 這樣去死了，或者其實是：有一個人這樣去死了，這個人的名字恰恰叫做 K。因為產科嬰兒室裏的那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都還沒有名字。

7 有一個人雙腿癱瘓了。S，他自己不知道為甚麼就連醫生也不知道為甚麼，但是他再想站起來走一分鐘都不可能了。愛他的人說：將來，將來也許會有辦法讓他重新站起來走。可能的，在不規定期限的將來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麼長久的將來，人間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傷病，醫學的前途不可能沒有新的難題。那麼將來的一個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對他自己和對愛他的人來說與現在這個 S 有甚麼不同呢？現在是將來的過去，現在是過去的將來，將來是將來的現在。產科嬰兒室裏每天都有

一排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都還沒有名字。

8 有一個人步入歧途。L，也許因為貧窮，也許因為愚昧，也許因為歷史的驅使，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饒恕的罪。愛他的人說：貧窮、愚昧和歷史，難道應該由他一個人來負責嗎？為甚麼他不可饒恕？是的，他不可饒恕，因為人類前行要以此標明那是歧途。但是人類還要前行，還要遇到歧途還要標明那是歧途。產科嬰兒室裏那些初來乍到的可愛的夥伴他們還都沒有名字，他們之中的誰，將叫作 L？

9 有一天，不是在電影裏也不是在產科嬰兒室，我看見一排已經離去的夥伴，一個挨着一個排成一排，安靜之極，風在窗外搖動老樹的枝葉但世界已不再驚擾他們了。用任何塵世的名字呼喚他們，他們都不應。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死者。

史鐵生《散文三篇·角色》